

评书《聊斋志异》

西湖主

刘健卿 讲述

冯不异 整理



239.87

2

中国曲艺出版社

西 湖 主

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沔阳县印刷厂印刷

字数36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1.875
1981年6月第1版 1981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10227·007 定价: 0.20元

出版说明

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问世以后，从清末就有艺人编成评书讲述，经过历代艺人敷演，留传下来一批不同流派的评书讲述本。这些讲述本大都保留了原著的现实主义精神，充实了大量细节描写，在刻画人物、铺叙故事、运用语言上更富于民间口头文学色彩，有的并对原著有所发展和创造。应读者要求，本社将陆续出版传统评书《聊斋志异》若干篇目的单行本。

《聊斋志异》暴露封建制度的黑暗和官吏、豪强的残暴，大多假托神鬼妖狐故事。在人同“异类”的关系后面，掩盖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。这样用寓言式的曲笔搜神谈鬼，闪耀着民主性的光华。当然，作者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，还不能认识和触及封建制度的本质，看不到改变现实的出路，对某些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（如君权制、一夫多妻制等）也是肯定的。改编的评书本，自然也不能完全脱出原著的局限，这在阅读时是需要注意的。

从前，在北京西郊离城十几里路，有个几百户的村子，那儿住着一个读书人陈弼教，号叫明允。陈生自幼聪明好学，十八岁中了秀才，可把他父亲陈老头儿老两口子乐坏了。那个时候读书人有了功名可是了不起，上门给陈生提亲的就多了。这些媒婆儿都能说会道，提起来谁家的姑娘长得好，岁数相当，又能操持家务，一手好针线活儿，炕上一把剪子，地下一把铲子，说了个天花乱坠。陈老太太听了，只好说等跟老头子商量商量再定。其实，陈老太太不放心，先叫老头儿到对方那个村子打听打听。常言说得好，“好坏难瞒老街坊”，一打听，满不是媒婆儿说的那样儿，不是丑陋不堪，就是品行不端，要不就是姑娘太厉害，家里吵外头闹的，打遍街，骂遍巷。就这样儿一年多，也没有合适的。这件事可就成了老人的心病啦。为了给儿子说个好媳妇，每逢见了亲友，这个事儿总是老人的话料儿。

有一次，邻村老亲戚家里办喜事，老太太行人情去了，看见一个老婆儿带着一个姑娘。这姑娘十八、九岁的年龄，面似出水荷花，身材苗条，不高不矮，尖下巴颏儿，俊眉秀目，鼻如悬胆，两耳有轮，戴着镶嵌的银耳环，黑亮的头发挽着俩抓髻，梳得光滑，没有一根跳丝；身穿新做的蓝布裤褂儿，朴素整洁。脸上略施胭粉，再配上这对水灵灵的大眼，真是光彩照人。陈老太太这个爱呀，看得都直了眼啦。找街

坊一打听：“这姑娘是哪村儿的？是本家儿的什么亲戚呀？”一听人家介绍，才知道是本家儿的内侄女儿，住家不远，离这村子也就是二、三里地，家里就这么一个女儿，高门不攀，弟兄多的人家儿不给，男的不老实的不给，所以耽误到现在还没有婆家。陈老太太一听这姑娘今年十九啦，和陈弼教是同庚，乐得手舞足蹈：“太好啦，太好啦！”这位街坊一看老婆儿乐得脸上的皱纹儿都开了，就问：“您说什么太好啦？”陈老太太赶紧说：“他大婶儿呀，我们家也就是一个男孩儿，头年中的秀才，老实着哪，每天不是地里干活儿，就是在家写字看书，晚上一写文章就多老晚才睡，所以耽误到现在还没定亲，今年也十九啦！”街坊说：“老姐姐您说了半天，到底想干什么呀？”陈老太太这才说：“刚才我看这姑娘挺朴素的，看样子家道和我们差不多，我们弼教要是能娶这姑娘多好哇！”街坊大婶儿一听连忙说：“弼教这孩子我知道，这门亲事包在我身上。我这就找她妈去。”这位老太太真热心，站起来就走，工夫不大就回来啦，说：“人家她妈很乐意，走吧，您跟我见见她妈去，日后也好说话呀！”说着，拉起陈老太太就走。就这样儿，两家把亲事就说得定啦。

陈老太太回家见了老头儿一说，老头儿把胡子都乐翘起来啦。老两口儿一商量，叫陈老头儿跑了趟城里，找个命馆，把男女双方的生辰八字说了，先生一合，是上等婚姻。老两口子这才跟陈生说明这门亲事，陈弼教一听，臊得面红过耳，说：“孩儿功不成，名不就，岁数还小，不要忙吧。”陈老头儿一听就驳斥：“什么，还小哪？到年下就二十啦。我苦奔了一辈子，得多会儿让我抱孙子呀？”陈生见老人家要急，连忙说：

“既是您二老愿意，孩儿遵命就是。”说完就写文章去了。老两口子一看儿子乐意啦，商量着打个金戒指，让陈老太太这位当婆婆的亲自到女家，给姑娘戴在手上，这叫下小定，表示男家下了定礼。详情不必细说。

单说陈老头儿。原来他家里只有祖上留下来的几间房，七、八亩地，多一半儿地种庄稼，剩下的地就种点儿菜卖钱。陈弼教十八岁中秀才的时候，亲友、同学都来贺喜，招待亲友跟办一回喜事似的。儿子一有了功名，同学来请，文社也叫，由不得就得给陈生添做衣裳，买鞋、买头巾。这一来老头子把家里积蓄全花了还不够哪，这又要娶儿媳妇，更得用银子啦。没别的，老头子把心就搁在这二、三亩菜地上了。要说陈老头儿种菜真是个好把式，夏季的各种鲜菜都能抢先上市，卖头等价钱，种山药、黄瓜更特别拿手。他怕耽误陈生的功课，都是自己赶着毛驴上市卖菜，或者肩挑一百多斤的担子进城。这一年比往年赚钱都多，就准备娶儿媳妇。定日子、通信、过大礼、定轿子和执事、预备酒席，足张罗了一阵子。到喜期迎娶新人过门，这天来贺喜的人真不少，高朋满座，欢天喜地，把全家忙了个不得了。

总算平平安安地把新人娶过来了。陈老太太乐得嘴都合不上了。可这陈老头儿呢，笑脸儿没了，说话也少了，没事就找没人儿的地方捻着胡子发愁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老头子好脸面，办这棚喜事花过岗了，净外借就是百十两银子，只好暂时先卖二亩地还账。陈老头儿着急呀，每天起早贪黑加劲儿干活儿，劳累过度，一病卧床不起。陈弼教忙着请医、抓药，总不见效，老头儿饮食不进，不几天就死了。陈弼教张

罗办丧事把陈老头入了土，一算账，欠外债七、八十两银子，只好把家里的地又卖了两亩还账，这一下子就只有三、四亩地啦。本来家里日子就不好过，现在越来越紧，陈老太太又是一心要强的人，连累带愁，哪里经得起，也呜呼哀哉啦！陈生夫妇痛心不必细说。发送完老太太，还清了债务，家里就剩二亩地了。

这下子可苦了，两口子整天忙得脚后跟打着后脑壳，拚着命地干哪！一年过去，陈生得了个儿子。幸而有岳母来伺候媳妇的月子，将就着把孩子养得不错。陈家够苦的了，可是本村有比他还苦的。这家姓王，给人家扛活，赶上他姐姐、姐夫都死啦，撇下一个不满十岁的男孩小名儿叫牛子，没人管，只好跟着舅舅。本来老王就生计艰难，又添上一张嘴，怎么办呢？有心叫他练着干活儿，孩子太小，叫他去念书吧，又供不起他。有人给老王出了个主意：“我说老王啊，那陈弼教秀才心眼儿挺好，现在他家里忙不过来，你何不叫你外甥牛子到陈家当个书童，一来帮陈家干点儿活，二来认几个字，日后也有个出息呀！”经人一介绍，陈弼教也很乐意。从此这牛子就跟着陈家生活，干点零碎事儿，有时候教他认点字。两口子要是下地，书童就看孩子、看家。

这一天，陈生在街上碰见一个同学，约陈生到文社去，那儿有一帮中了秀才和没中秀才的读书人，在一块儿吟诗论文。因为陈生的文章写得好，都喜欢跟他聊聊。有个跟陈生相好的朋友可就劝陈生：“兄弟你别净忙家里事儿，也该常到文社走走，做做文章，有朝一日金榜题名，得个一官半职的可比在家强多啦！”陈生不由得长叹一声：“唉！兄台有所不知，

自从父母下世之后，家中素无积蓄，三口之家，衣食靠我一人，实在无心求取功名，也只好在家务农罢！”说完了苦笑了一声。有一位知道陈生底细的同学听了很同情，说：“陈兄既无意仕途，也不可灰心，十年寒窗，扔了岂不可惜？小弟倒有个拙见。”陈生忙说：“有话请讲当面，明允愿闻。”那位同学说：“我父亲如今正在贾将军帐下当差，您如果有意，我可以托他老人家介绍您到那儿抄写文书，每月有饷银收入，也不失我文人之本色，不知陈兄意下如何？”陈生喜出望外：“只是还要令尊大人费心。”那位同学一看陈生乐意，忙说：“陈兄不必过谦，明天我到将军府找我父商议，你就静候佳音吧。”文社散了，陈生回到家中跟陈大奶奶一说，大奶奶很高兴。果然，过了两天，那位同学到陈生家送信儿道喜，叫陈生次日到将军府去一趟。

这位老将军姓贾名绶，自幼学武习文，马上步下无不精通，两膀有千斤之力，能拉一张铁背弓，百发百中，箭无虚发，由武举出身得了武状元，又深通兵书战策，多次出征，累立战功，连升到将军之位，带领着几万人马，掌握军权，因此，往来公文不少，文书房内人手不够，陈生之事一说就妥了。这天老将军吃罢午饭，就在书房之内等候这个不遇时的秀才。陈生和那位同学一早就来到将军府，站岗的兵丁问明情况，放二人直奔文书房。见到那位同学的父亲，陈生连忙施礼。老先生问了几句话，陈生对答如流。老先生留他二人吃午饭，饭后，那位同学出离将军府不提。老先生这才陪着陈生到贾将军的书房，在门口有亲随拦住，老先生低声说：“烦劳通禀，今天我举荐的书生来了。”亲随进书房：“禀报老

将军，文书房老先生带领陈弼教求见。”“让他们进来。”亲随传出话来，高挑帘栊，二人进得书房，陈生偷眼观看：书房里陈设不多，很朴素，后墙挂着山水的大挑，两边有名人写的一副对联，靠墙放一个条案，前面一张八仙桌，两把太师椅。右座上坐着一位将军，看将军身高有八尺开外，虎背熊腰，膀阔三停，紫微微一张脸庞，两道浓眉好似漆刷，一双虎目皂白分明，鼻直口方，大耳朝怀，五络黑髯，微有几根发白，看年纪有五旬左右。头戴一顶紫缎子绣花软扎巾，红火焰儿，黄色绒球突突乱颤，身穿紫缎开氅，上绣雄狮滚球，大红衬衣，白护领，大红中衣，青缎子粉底朝靴。真有大将军的气派，不怒而自威。陈生看罢，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，暗想：啊呀呀，这位将军如此威严，不知他是什么脾气，我初次入府，可要小心谨慎。老先生一躬身：“参见大帅。”贾将军一欠身道：“先生少礼。”老先生说：“谢大帅。”转过脸来对陈生说：“见过大帅。”陈生忙紧走两步行礼：“拜见大帅。”老将军上下仔细打量陈生。嘿，只见他七尺身材，年纪在二十来岁，长方脸形，面如白玉，两道细眉，一双朗目，大耳有轮，戴一顶青布方巾，当中镶一块美玉，身穿一件青布大衫，白色衬衣，白护领，腰扎一条宝蓝色的丝绦，左边下垂灯笼穗儿，宝蓝色的中衣儿，白布高靫儿袜子，五分厚的粉底儿福字履，面带一团正气，好一个文雅的书生。老将军看罢，打心眼儿里那么喜爱，忙笑着说：“你们都坐下吧！”陈生看老将军有笑脸儿，这才舒出一口气。宾主落坐，老将军问了问陈生的年岁、姓名，家里有什么人，现在有什么功名，陈生一一回答。老将军捋着胡须说道：“军中文案，不比衙门办事可缓可急，

来了公文要即刻办理，不分昼夜，也没有定时，先生要倍受辛劳。”陈生忙起身回答：“学生初到军中，年轻无知，还要老元帅多加教导。”老将军点点头，对老先生说：“把他安置在文书房吧，先让他抄写文书。”陈生一躬到地，二人退出，回到文书房和同事的客气一番，然后陈生告辞回家，收拾应用之物，通知岳父岳母，嘱咐书童小心门户诸事不提。

第二天，陈生来到将军府，一切安排妥当。文书房内都是年长的人，陈弼教又勤学好问，所以人缘儿特别好。月底发下饷银送回家去，一家人欢天喜地。几个月的工夫，陈生对文书房的事务了如指掌。某一次，有一份紧急公文送到帅府，要老将军速速批覆。文书房由陈生按老将军的意思拟稿抄写，陈生大显身手，刷刷刷不一会儿写好了，送到老将军那儿批阅。老将军一看这公文：“啊呀呀！一手好书法，这是谁的字？噢，陈弼教办的稿！好，好，有出息。”从此，老将军对陈生特别器重，文书房的重要事儿都由陈生办理。

这一天，忽然有兵部尚书捧圣旨到来，老将军设摆香案接旨，跪听宣读。大意是南方叛乱，命贾绶出征。贾绶接了圣旨，供在大堂，送走了钦差，赶紧聚集众将商议出征事宜。随军的记室——秘书——可就委派了陈弼教。陈生领下安家银两，回家一说，陈大奶奶不放心，因为陈生没出过远门儿，两口子商量叫书童跟陈生去，两个人收拾行装前去将军府等候出发。

次日五鼓，嗨，将军府可热闹啦，灯火辉煌，人欢马叫。中军官、旗牌、亲兵都已到齐，老将军的战马、陈弼教的马匹、行李车都到门外伺候。陈弼教走进书房一看，贾将军

与往日大不相同，全身披挂，盔甲鲜明，肋下佩剑，好不威风，令人望而生畏。陈弼教报了一声：“禀大帅，文书房事务俱已准备停当，请大帅定夺。”“好，随我到校军场。”“是！”来到大门外，马夫牵过坐骑，他二人认镫扳鞍上马，老将军在前，陈弼教在后，把书童安置在行李车上一坐，一直奔向德胜门，为的是取个吉利——旗开得胜嘛！出德胜门来到校军场，但只见旌旗招展，旗分五色：青、红、蓝、白、黑。真是兵山将海，各队都有将官统领，其次就是副将、参将、游击按队排列，千总、把总，个个都是半副掩心甲，头戴扎巾盔，肋下挎着腰刀。再看马队，每个骑兵都是牵着自己的马，每匹战马都是鞍辔鲜明，得胜钩上挂着各人的兵刃。长枪手、削刀手、弓箭手排列整齐，军容严整，各守岗位。在正北方向高搭将台，旗幡林立，悬灯结彩，鼓乐喧天。台上正当中放着一张八仙桌儿，上有文房四宝，兵符令箭。桌后放一把太师椅，椅子后立一杆大纛旗，大红缎子地儿，黄火焰儿，在当中斗大的白缎子圆光，上绣一个“贾”字。将台下战将分两排站立，都是高一头扎一背的虎威大将，长相是黑、白、丑、俊等等不一，一个个盔甲鲜明，肋下佩剑，雄赳赳，气昂昂，严肃站立。老将军到台前下马，马夫接过马匹，老将军走上将台太师椅上落坐，中军官怀抱令旗在左边侍立。这工夫台下战将齐列台前参拜：“参见元帅！”老将军一挥手：“众将少礼！”众将应声：“谢元帅！”叮当！哗啦！一阵子甲叶响过去，鼓乐已停，鸦雀无声。老将军站起身形晓喻三军：此次出征，要奋勇当先，成功时论功行赏。又重申军令：一路上公买公卖，不准糟蹋百姓，不准损害庄稼等等，违令者斩。然后命

中军官传令起兵。中军官传完令吩咐点炮。令旗一摆，就听咚咚咚三声炮响，各营整队按序起程，军号响成一片，马队在前，步兵在后，行李车随后出发。老将军走下将台，这时候文武官员都赶来送行，老将军一一作别，中军、陈生也随同老将军一齐上马，旗牌、亲兵前呼后拥，马蹄声音嗒嗒嗒嗒追赶队伍而去。

队伍往南开，由德胜门外校场奔西南，走芦沟桥，过了芦沟桥顺大道往南，途经宛平县。县官出城迎接，请老将军到馆驿休息。老将军因为刚出京城不远，说声“军务紧急”，就一直南下，也不过是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，非止一日，大兵来到洞庭湖。这里是湖南地界，沿湖地面的地方官请老将军馆驿休息，打水净面，驿卒献茶。贾老将军就命地方官火速准备木船五百只渡大军南下，明早辰时渡湖。这一来地方官可忙了，派差人沿湖岸抓官差，不管渔船、商船，大小船只明日清晨渡口集合，抗令不到的没收船只。队伍在湖岸宿营，五更造饭，辰时渡湖，各营统领带队按次序上船，大船装百十人，小船也就装二、三十人。只见湖面上旌旗招展，船到彼岸，返回来再渡。湖面太宽，一天没渡完，次日，又乱了一上午，才把队伍渡完。那么，运粮车、行李车怎么办哪？又不能卸了车装船。那时候的船家有这种本事，不管多重的车，先把大船靠岸下锚，三、四块大跳板一拚，一头搭在船上，另一头搭在岸上，大车的牲口卸下来，由赶车的把式牵着，然后渡大车上船。干这个活儿的都得是壮汉子，三、四十岁，太阳穴努着，脯子肉翻着，胳膊四棱见线，青筋暴露，光着膀子，两只手把车沿一把，两旁边各有一人帮着，

在岸上把车掉头，车尾子在前边，车走跳板往下滑行，到停车地点把车沿子一扬，车尾着船，用支车棍儿一支，稳稳当当地把大车仰在船上。然后车把式牵牲口上船。到彼岸卸船，人和牲口先上岸，再把大车推上去，套上牲口就走。书要简言，天交正午，兵马渡完，老将军这才由地方官送到渡口上船。地方官告辞回衙，不在话下。

贾老将军坐的是一只头号大船，随从人等另坐四只小船。大船上还带着亲兵，旗牌四十来人，都在船头上看江景，闲谈。中军官、陈弼教和书童在船舱里陪伴老将军。船行时间大了，老将军是个武将，在舱里憋闷着不好受，对陈生说：“明允，咱们到外边过过风去。”说罢站起身形，低头出舱，中军、陈生、书童跟着也来到船头，亲兵早在船头摆下一张圈椅，上铺虎皮褥子。老将军背着手儿站在船头，望远处一派青山，下有碧绿的湖水，抬头看，湛湛蓝天，红日当头，真是万里无云。老将军长出一口气，觉着心里很痛快，就坐在椅子上观赏江景。这时候，忽听中军官喊：“看！”中军官用手指点，大家回头，但见船左侧东边湖面上，喷起来一座水塔，有二、三丈高，水花四溅，哗……随后就有一个水兽一拱一拱地浮在水面上了，把湖水搅得平空三、四尺浪头，大船可就摇晃起来啦。老将军一看：“什么妖龙作怪？”不由得怒从心头起，“弓箭伺候。”一个亲兵双手递上铁背弓，一个亲兵捧过箭壶，老将军接过铁背弓，由箭壶中抽出一支雕翎箭，搭上扣，转身形，左腿独立，右腿跨起，身形略微一斜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弓开如满月，箭去似流星，弓弦响处，噗的一声，雕翎箭正中龙腰，大拇指粗的箭杆突突乱颤，疼得水兽在湖里翻

滚。这一来船更摇晃了，老将军一时震怒：“把它拴来我看！”中军官令旗一摆：“围！”四只小船取包围式，船篙，钩竿子一齐动手，把水中的动物搭上大船。老将军一声令下：“把它锁在桅杆上，看它如何作怪。”一甩袖子进船舱了。陈明允近前一看，原来是个猪婆龙，那支雕翎箭还在腰部钉着，疼得它浑身哆嗦。陈明允就跟亲兵们说：“这是个猪婆龙，并非是害人的水怪，瞧，把它疼得直哆嗦，诸位受累，把箭给它起下来吧。”一个亲兵动手起箭，用力一拔，不但没拔下来，倒把猪婆龙疼得一震动。另一个亲兵说：“钉进去这么深，光用手拔还行！”说罢，抬脚蹬住龙腰，手握箭杆一用力，噗！箭起下来了。这支箭钉进去足够三、四寸深。当时鲜血直流，疼得猪婆龙更哆嗦了。陈明允看着难受，就听书童在那儿嚷：“先生，这尾巴上还有个小金鱼儿叼着，真好玩儿！”陈明允当时说：“别动，虽说是动物，倒有共患难之意。”一边点着头赞叹，一边对书童说：“去，快到船里打开我那小箱子，里边有个小磁瓶取来给我。”书童答应一声进舱，工夫不大，拿来一个小瓶儿。陈生打开瓶盖儿，拿着瓶儿就往猪婆龙的箭伤上倒药面儿——这是陈生自备的刀伤药——上完药，对猪婆龙说：“这刀伤药可灵啦，上了药一会儿就不疼。”书童暗笑：我们先生怎么啦？跟水兽说话，它能懂吗？就看猪婆龙不住地点头，书童一看有门儿，还点头儿哪。再看，猪婆龙的嘴一张一合，两只龙眼望着陈生落泪，仿佛是求救。陈明允可就动了恻隐之心，说：“你是不是要求放了你哪？”书童就见那龙又点了点头，心说：真邪门儿啦。陈明允反身进舱，见老将军正喝茶呢，忙说：“您还生气吗？”“哼！这东西太可恶了。本

帅奉旨出征，它竟敢在我面前作怪，令人可恼。”陈生忙说：“我在书上看过，此物名曰猪婆龙，其性最善，并非水中恶兽，若是离水时间一大，必死无疑，咱军中要它无用，还望老将军体念上天好生之德，放它去罢！”“唉，咱们要它干什么，叫他们把它放了吧！”“多谢老将军。”陈生出得舱来对大家说：“元帅有令，把它放了！”亲兵、旗牌大家动手，开锁的开锁，拿起船篙、枪杆子当撬杠，人多力量大，把猪婆龙掀下水去。猪婆龙刚落水之时，浮在水面还不能动，一会儿就慢慢地游动，越动面儿越大，可并不起浪。忽然间，猪婆龙回过头来对陈生点了点头，龙身一提，钻入水中不见踪影。这工夫大船正遇风顺，直达彼岸，老将军带众人弃舟登岸，换乘坐骑上路。

大军渡过洞庭湖，直奔南方，来到目的地，扎下大营，传地方官讯问敌情，查明地势，再定破敌之计。书要简短，老将军用兵有法，一战成功，命陈明允拟好了本章，奏闻朝廷，何日奏凯回京，请旨定夺。

仗打完了，不能长时间住在军营里啦，就把当地原来的镇台衙门暂作帅府，等候圣旨下来再班师。老将军在府中除了批阅文书没有其它的事儿，每日就和陈明允聊天儿，他越听陈生说话越爱听。陈明允念的书多，不但熟读孔孟，又知天文，晓地理，三教九流，琴棋书画无一不晓。一说起棋来，老将军就勾上棋瘾来啦。没事儿爷儿俩就下棋，又成了离不开的棋友。陈生每日在老将军那里盘桓，小书童可就没人管了，又不敢远离，当兵的都是大人，谁跟小孩子玩儿呀，日子一多就想家啦。这天晚上，书童伺候陈明允洗完了脚，嗷

着嘴站着不动。陈明允就问：“你怎么不去睡觉哇？”“不睡。”“干吗撅嘴呀？有事吗？”孩子不好意思地问：“先生，咱们几儿回家呀？”陈明允一听明白了，这是想家啦。“孩子，圣旨没到，不知道老将军几时回京啊。”小孩儿一听没谱儿，就说：“先生，您把我大婶儿搁在家里，您也放心？”这一下子勾起陈生的心事来啦，一声长叹：“你想家，难道我就不想家吗？常言道，官差不自由啊！”孩子眼圈儿一红就掉下两行眼泪儿：“那就不能请假啦！”陈生一听也对，就说：“明天我试试，要是准了更好。你先睡觉去吧！”第二天陈生来请假，刚一进门儿还没说话哪，老将军就乐啦：“昨天把我杀得好苦哇，来吧，今天咱们再杀三盘。”马上就叫亲兵拿棋盘去，闹得陈生没法儿开口，爷儿俩又摆上啦。头一盘陈生就输了，老将军这个乐呀：“哈哈，小伙子你昨天的威风都哪儿去啦？”第二盘又摆上啦，陈生下着下着棋净发愣，老将军说：“想什么哪？该你啦！”陈生这才拿起棋子，嘴里说：“拱卒。”可把马往前放。老将军一看哈哈大笑说：“拿马当卒哇！别下啦，不对，你心里有事儿！”陈生只得把家中情况一说，出来好几个月了，不知他母子生活如何，想请假回家看看，又怕圣旨下来军中有事。老将军一笑：“圣旨下来还得半年。给你半年假，回去安排安排再回来。交代交代公事你就走吧。”陈生谢过老将军，回房一说，小孩子可乐坏了。各营各哨听说陈明允要回家，也有送南方特产竹子编的箱子、桌子、椅子的，也有送丝绸的。老将军给的是白银、彩缎，派亲兵驾车马把主仆二人直送到洞庭湖边，住了店，雇上船，把陈生的竹箱等物装上船，舱中安好铺位，这才告辞回去不提。

陈明允带着书童在船舱里净等着开船。怎么还要等开船哪？这是渡客人的船，因为水路太长，一怕遇上大风，二怕遇上水寇，一只船可不敢开，得有几只搭着伴儿走，即便遇着风也能互相救应。风如果太大，几只船可以往一块儿并，互相倚靠，船翻不了。水寇见船多也不敢抢劫。故此得等各船客货都上齐了再开。船上有老当家的，也叫驾长，一生在江湖上使船，经验多，天气变化他能看出来。虽然是晴天，他不叫开就不能开，不听他的话非遇上风险不可。这天清晨起来，别看天气不好，可他看出来一会儿就晴天，就叫开船。当家的拿起大锣就是一阵敲，铛铛铛！高喊：“开船喽！”为的是客人们有上岸买东西的，听见锣声、喊声，急速回船。各船上负责点清客人数目，人都到齐了，敲二遍锣，伙计就撒跳板、起锚、解缆绳。第三遍锣敲响，正式开船，船工用篙一点岸，掌舵的一搬舵，船打掉头，往正北开行，水浪打得船帮山响，叭啦叭啦的。赶上顺风就扯起篷来，逆风就得摇橹。这拨儿船一共六只，乘船客人有二、三百人，怕看水的全坐在舱里，有的就在船上伙计摇橹干活儿。陈生在船舱里觉着闷得慌：“孩子，咱们出舱去过过风儿去。”其实书童在舱里早腻了，就是不敢说。主仆来到船头站定，眼前是白亮亮的湖水，远处有山，偶然有几只水鸟飞过天空，真是天连水，水连天哪。这时候书童一扯陈生的衣服：“先生，看，咱们来的时候看见一个大水塔，捉住一个大龙又放了，就是在这儿吧？”陈明允刚要答话，忽听船上当家的高喊：“喂！”接着啮唧唧锣声响亮，“风暴来喽！老客们快进舱！”这才叫天有不测风云，众人都吓得面如土色，争先恐后往舱里跑，互相拥